

王晓玉著



99 玫瑰

人生——实现自己的价值，
是“报复”对手的最有效手段

人性——良知和道德的审判，
使他们的内心饱受锥心之痛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上海小说丛书

9

9

玫瑰

王晓玉
著

1236789/0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9 玫瑰/王晓玉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4 重印

ISBN 7-5321-2058-9

I. 9…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796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王志伟

大上海小说丛书

99 玫瑰

王晓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k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k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91,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501—23,500 册

ISBN 7-5321-2058-9/I·1674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414992

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 and 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

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纭繁复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知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

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为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第一章 1月

“玫瑰旅行社”

艳丽的名字，用了红玫瑰的艳色，写在白漆锃亮的木牌上。

木牌就挂在东方大楼底层 101 室的门口，或者说是 102 室的窗前。

101 室与 102 室是打通了的，用来开办这个旅行社，这个名字和招牌的颜色都非常抢眼的旅行社。

招牌在年初也就是公元一九九九年一月份刚挂上去的时候，801 室的赵益医生和 802 室的钱尔主任正巧同时下班，正巧同时走到了这块崭新的白底玫瑰红字的木牌前，一个站在右边，一个站在左边，脚下踩着新店开张时放出来的厚厚的鞭炮纸屑，好似踏上了红地毯，举头仰望着，曾经有过一番议论。

赵益皱着眉头，有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名字，这名字怎么……好像跟别的旅行社很不一样的……

钱尔却从鼻子里发出嘿嘿有声的笑，左边的嘴角还稍稍有点翘起来地说，赵医生你没看出来？如今我们这东方大楼的门前，就独缺一样东西了！

赵益有点莫名其妙地望了望他，表示不解。他向来不大喜欢这个邻居，总觉得他不但很有点“老左”，而且还太喜欢管闲事，属于那种有两个人就想当组长的权迷。况且，这家伙说话还绕弯子，累人。他是个外科医生，肝胆科的，一刀下去非要对准了病灶不可。他对钱尔这种弯弯绕的语言方式总是缺少敏锐迅捷的接受能力。

钱尔脸上带着智者的微笑说，赵医生你不妨想象一下，就在这里，挂上两个灯笼，红的，怎么样？

赵益依然反应不过来，说，这个嘛，旁边的霓虹灯，已经是够亮的了。

他指的是“玫瑰旅行社”另一侧的“天梦俱乐部”。由彩色霓虹灯管组接出来的两个字，“天梦”，不停地变幻出红黄蓝绿的色彩，高高地悬在东方大楼的十八层楼顶上，像是普降甘霖似地，照亮了整幢楼，还有楼前的这条田林东路。

钱尔的嘿嘿微笑变成一种放肆的哈哈大笑，啊，赵医生，此灯非那灯呀，他说，玫瑰玫瑰我爱你，早先就有这首歌的，是靡靡之音，你应该知道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的，“文革”的时候批判过，现在这旅行社居然用这样一个名字，哈，差不多要把这里变成红灯区了！红灯！这你明白了吧？

赵益喔了一声，转身就走，三两步就拐弯，进入了大楼侧门。

他想,他是个有相当身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不能接下如此低俗不堪的话头。

“东方大楼”是一幢商住两用楼。底层全部商用,有一家小型的超市,名为“天乐”;有一家摄影社,名为“天堂”;有一家理发店,叫“天吉”。开过一个“天天红茶坊”,就是打通了底层的101室和102室的,后来说是赔了本了,于是就歇业。歇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出现了这么一个“玫瑰旅行社”。

这幢十八层的大楼建在田林地区,虽然靠边了一点,在田林东路与钦州路的交叉口,但田林地区是近十年里发展得非常充分的居住小区,人口密度很高,商家林立,所以东方大楼的底层商用房从来也不会闲置。问题是那最高一层即第十八层的商用办公房,却不知怎么地总也租不出去。有人说就坏在那“十八”两字上。什么地方是第十八层的?地狱。如今做生意开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有点数字神秘主义,哪个老板不求吉利?谁乐意把办公室放入地狱?

底层商家虽多,都比不过那占了半壁江山的“天梦俱乐部”。因为那“天梦俱乐部”是房产商开的。当初设计的时候,房产老板即“天梦”业主张儒文就特意安排了东侧整整四个层面,底楼为大堂,左为西式酒吧,东设中式餐厅,正中是一架独立的自动扶梯,引客向上。第二层是歌舞厅,第三第四个层面则是大大小小的“KTV”包房。很热闹过一阵子。

商用之外的其他单元,去除最高层和最底层,还有十六层,从一室一厅到两室一厅到三室两厅,就全是住户了。一百多户人家,都从与“天梦”相对的另一侧两架电梯上下。

赵益在等候电梯的时候想，姓钱的这个邻居，差不多可以诊断为心理变态者。听婷婷说过，他是个什么印刷厂里的一个什么主任，快退休了，也就是说，快满六十了吧，还是单身一人。一个老光棍，长期的性压抑，结果导致性变态，那是肯定的。看他刚才哼那句玫瑰玫瑰我爱你吧，嘴里说是靡靡之音，可脸上，流光溢彩！

不过，他又想，一个旅行社，起个名叫什么“玫瑰旅行社”，总还是有点，嗯，有点出轨。有“华夏”，有“长江”，有“东亚”，还有“环球”，或者就承接了上一轮那个倒闭了的红茶坊的名字，来个“天天旅行社”，有什么不好？非叫个“玫瑰”！

电梯快到八楼时，赵益忽然醒悟，今天这是怎么了？楼下新开张了一个旅行社，管你浦申医院肝胆科的赵医生什么事？为那个店名费神苦思，何必？

二

赵益不久就解惑。

那天是星期天。婷婷照旧在睡懒觉。她一个礼拜只睡这么一个懒觉。平时她每天一早五点三刻就准时跳起，去参加附近一个“南天门体育馆”里的形体训练，从来也不脱班。她的编辑部是有坐班制的，一天八九个小时。同时她还在读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在职研究生，参加了他们学校的表演团，常常忙到十一二点钟才带了一脸的化妆色彩回得家来。这女儿，浑身都是活力，星期天的这个懒觉，可以积聚她足够使用一个星期的能量。赵益从来也不去干扰她。女儿已经说他这个当爹的喜好管头管脚，顶顶烦人了。真是冤哉枉也。看看

罢,都已经中午十一点半了,还是房门紧闭地睡着,他去烦过她没有?非但不去叫她,走路都踮着脚,还不敢抽水冲马桶,免得轰隆隆地吵醒了她。吵醒了她,看见她一张睡眼惺忪的小脸,赵益会心疼。

这时候门铃却突然响了。

叮咚地一声,赵益听起来好比是一声响雷。

他急忙从他的书桌前弹起,几步就走到门口,拉开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很漂亮很年轻很白皙的女人,一个更漂亮更年轻更白皙的男人。

赵益有点恼火,用手指指门上贴的那张“谢绝推销”。

女人笑了起来。她的笑容里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像是在讽刺着什么,带着点咄咄逼人,但又并不太凌厉,更多一点自嘲的意味,不讨人厌。她开了口说,先生你好,我是新搬进来的邻居,810室的。来跟左邻右舍见见面。大家都在一个楼道里,还望以后多照应些。我姓东方,名字叫玫瑰。

男人站在她的后面,说,东方,就是这个东方大楼的东方,蛮特殊的吧?嘿嘿,就像是诸葛亮的诸葛一样,是一种复姓。玫瑰么,就是玫瑰花的玫瑰,先生你看她像不像一朵美丽的玫瑰?

这解释带着低俗的拍马和无知的卖弄,问题又提得不伦不类,赵益只好笑笑,然后说,好好,我们就算认得了,一边说着,一边就有了个轻微的关门动作。

哎,等等,男的忙说,我姓王,叫我王先生就可以了,我就在楼下玫瑰旅行社上班,是营业部经理,这是我们的总经理,东总,或称玫瑰经理,也是可以的。

他做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动作，像是在舞台上扮演西方早三个世纪前的绅士，退后半步，半鞠躬，推出一个女主角，就是那个名叫东方玫瑰的女人。

赵益看见东方玫瑰的额头闪过了两道竖纹。

在一刹那间，赵益觉得这个女人非常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似的。

竖纹很快消失，额头依然光洁，而且再次弥开了那种带点自嘲的笑容。

我这个旅行社，她开口说，递上一张名片，隶属于上海的亚洲旅游公司。先生贵姓？

赵，走肖赵。

赵先生以后要是想旅游，请到我们这里来，邻居，无论多少次，都八折优惠。

赵益看了看名片，禁不住笑了说，原来你是用你自己的名字做了招牌。

是的，属于个人的无形资产，用起来了。

赵益说，是个好名字，很……响亮的。

打扰你了赵先生，我们再去 802 罢，小王。

哎，再会再会，赵老先生。

他们向钱尔的家走去。

赵益在关上门的时候想，玫瑰，原来就是她的名字，东方玫瑰，她还摊上了一个很别致的姓，姓和名，组合得真够妙的。她的父母，给她起了这样的名，当年，一定是够浪漫的。

他又看了看手中的名片。粉色，凹凸印，右上角有一朵隐形的玫瑰。散发出一点淡淡的香味。

赵益想，隔壁的钱尔，在收到了这样一张名片之后，大约不会再建议在她的门前挂上两个红灯笼了吧？

不光是名字别致。人，也有种很特殊的……韵味。有点像是某一种谜，很难破解的谜。她的声音很低沉，甚至带了一点嘶哑，或许就像自己，天生的老公鸭嗓，属于先天性的声带增厚。

那小白脸，姓王还是姓黄？好像是“王”，声音却十分地尖锐，发音都在口腔前部，雄激素缺乏，是显而易见的。

路过卫生间时，赵益停住了脚步。

他想起了这名叫玫瑰的女人，在刹那间的的不悦时，眉间会突然生出两道竖纹来。

而自己，眉间也有这样两道刀刻似的竖纹。

婷婷有时就会摸着他的眉间说，老爸，这是你的最明显的特征，也是你最深刻最深沉最有魅力的地方。

他想进卫生间去照一照自己这个“魅力”。

婷婷猛地从自己的房里拉开门跑了出来，抢在他前面进了卫生间。

听到她哗地冲了马桶，门也不关，在里面喊道，哇，这女人可真够酷的，这么大年纪，这么冷天，还穿我们的短裙，真有冲击力，我从窗缝里看到了！声音还带磁性，徐小凤似的！好听！旁边那个，一定是她的壮士，老爸你说呢？

赵益暗笑了。说人家“这么大年纪”？也不过三十上下吧，这婷婷，仗着自己刚二十出头，就这么损人家！还“我们的短裙”！

带磁性的声音？这倒也是。虽然像自己似地有点哑，但听起来的确不难听。

酷？大概就是“Cool”，时髦，摩登，新潮，与众不同，还有点怪，等等，好像是这个意思。壮士？那一定是从电影“脱衣舞男”里衍化出来的，盗版 VCD 上将它翻译成了“光猪五壮士”，“壮士”于是就成了某些男人的代名词。

壮士？想起王某如同剥了壳的熟鸭蛋般白嫩的脸，赵益差点笑出了声。

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了一种遗憾，一种为那个名叫东方玫瑰的女人深为可惜的遗憾。玫瑰玫瑰，多美的名字，多美的一个年轻女人，身边却紧粘着这样一个熟鸭蛋般的“壮士”——他们是夫妇？不像。是夫妇会自我介绍：这是我爱人，不不，现在的年轻人不用这个词，该这么说：这是我先生，或者，这是我太太。而他们没有。他们讳莫如深。或者，两个人正在恋爱中？不不，远不止了。口口声声“我们刚搬来 810”。我们！那么一定是同居关系了。西方叫试婚。正在时下的年轻人中流行。万幸万幸，我的婷婷虽然很现代，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她还是这么单纯可爱。她在专心致志地读她的研究生，编她那本没人看的杂志，跳她的形体训练，还有，也不过是参加她们学校的演出团。我的好婷婷，你像你的母亲，你可怜的早逝的母亲。

他的心中充满了父亲的柔情和自豪，将那个新搬来的邻居东方玫瑰忘了个一干二净。

三

钱尔那天不在家。

他那印刷厂星期一、二厂休，星期天他是要上班去的。

十二三岁时他就从崇明岛出来到上海做学徒。他有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工龄。他是老劳动模范。他拥有满满一箱子的各种奖状和证书。他珍藏它们,包括“一九五五年厂级乒乓球锦标赛第三名”、“一九五八年爱国卫生灭‘四害’赶麻雀运动先进标兵”、“斗私批修积极分子”、“批林批孔优秀战士”之类的证书。除非病得走不了路,他从来也不耽误上班。二十多年前那次病得走不了路,还只是因为得了急性阑尾炎。割除那条阑尾时医生动员他接受针刺麻醉,起先他不肯,后来一个穿了一身军装的戴了造反派红袖章的很漂亮的小护士给他念了一段有关的毛主席语录,他就欣然同意了。浑身插满了小小银针之后,医生划开了他的肚皮。他痛得大汗淋漓,幸而有那小护士在一旁为他不停口地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也从牙缝里啾啾地跟着诵读,才捱过了那足足一个小时。痛是痛,但针刺倒也免除了药物反应,三天后他捂着小肚子弓着腰就又出现在他的印刷厂里了。如今虽然再过一个月他就满了六十周岁,他还是极其健康。

四

东方玫瑰和她的王壮士敲开了 803 的房门。

门一开,房内就吐出了哗啦啦一片麻将搓动声。一局刚完,孙家的女主人肖月月还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有人敲门她并没有听见。她的母亲开了门她也并不知道。她一面大幅度地舞动两条肉滚滚的胳膊搓动骨牌,一面大声嚷嚷着,运道来了!自摸!想要九筒就来了九筒,这叫手气!嗨,手气!有个人在小声附和,也有个人在哼哼地埋怨着什么。一片以

肖月月为主声浪的嘈杂声，完全盖过了玫瑰向肖月月母亲的自我介绍。

肖月月的母亲呆呆地望着门外的两个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玫瑰递上了名片。

我女婿是孙山，孙山不在家，满头白发的老太像背书似地说，他买股票去了，该回来了，该回来了……

买股票？王壮士说，今天是礼拜天，股票休市！

我女婿是孙山，孙山买股票去了，该回来了……

股票都跌得睡在地板上了，还有什么搞头，王壮士嗤之以鼻。

我女婿是孙山……

麻将声突然没有了。看得见肖月月和她的牌友们在全神贯注地砌她们的“城墙”。房内的嘈杂声在刹那间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音乐。懂点音乐的玫瑰听出来那是“重金属”，通常只在迪斯科舞厅里放的。就这么一套两室一厅，居然放“重金属”，而且还拧大如此音量，803室好像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之中了。

王壮士忙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开门的老太太巍然不动。

老太太，你能不能把门关上？东方玫瑰说，同时辅以手势，这样我们说话可以清楚些。

老太太显然只听懂了前半句，马上就缩回身子，关门，把玫瑰和王壮士关到了门外。

门一关上，走道里立即就重归平静。“重金属”只漏出些许节奏，像是在敲墙装修房子似的。

东方大楼的建筑质量不错，隔音效果很好，当年竣工时在市里得过“白玉兰奖”，房产商张儒文因此而上报上电视，从此成为名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上路的台巴子”。“上路的台巴子”，是上海人对近年蜂拥而入的台商的最佳称呼。上海人向来有一种狭隘的地域优越感，瞧不起外地人，自然把本国领土之内上海地域之外的台商也排入了睥睨之列。而某些台商的精刁、小气、无端的狂妄兼之对沪上如云美女的染指，更是激怒了以老大多居的上海人。就像这几年有人发明了“捣浆糊”这么个涵盖面极广的词语一样，也不知是谁的原创，所有的台商都被赋予了与“乡巴子”很类似的“台巴子”的蔑称。而对于一些被认为是相对正派大气的，刚再加一个前缀“上路的台巴子”，只是以示区别而已。

安安静静的走道上，被关在门外的王壮士忿忿地说，这老太一定是老年痴呆，你看她那个木头木脑，你看她那双眼睛，直的，看人像是钉钉子似的！

房间里要是一天到晚这么闹，你也会变痴呆的，玫瑰说。

玫瑰你看见没有，一帮小赤佬，在房间里跳摇头舞呢！

没看见，不是都在打麻将吗？

哪里有打麻将放这么响的音乐的？王壮士笑了起来，是里面另外一间房间，十来个“小赤佬”呢，男男女女都有，窗帘拉得贼严，只开几只小彩灯，我从痴呆老太肩膀上面看过去，看见了的。这家人家可真厉害，老老少少礼拜天都忙，比音量，比干劲……

管你什么事？玫瑰说，我们就再到下一家去吧。

何必呢，王壮士说，搬进来就搬进来了嘛，何心这么一家